

149
《红楼梦》资料丛书·仿作

水 石 缘

[清]李春荣 撰

薛 潮 点校

*

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大学校内)

北京新亚技术公司电脑排版

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5印张 120千字

1990年3月第一版 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8,400册

ISBN 7-301-00997-6 / I · 176

定价: 2.90元

目 录

序		1
自叙		2
后叙		3
第 一 段	驂凤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	1
第 二 段	逢密友慷慨談心 論人情談諧嘲世	5
第 三 段	松月波携酒玩芳菲 石蓮峰賞花遇梅柳	8
第 四 段	柳絲悲寄長歌 石生情感二妓	13
第 五 段	空齋夜作有情痴 平康重訪多嬌面	19
第 六 段	遣書帶密探梅柳 出簡帖義激松云	24
第 七 段	賞端陽江上同游 吊靈均舟中联句	27
第 八 段	義士捐金贖二美 佳人作画寄情郎	31

第 九 段	石生访旧续前欢 二女矢心酬厚德	35
第 十 段	神僧密赠蜡丸诗 契友相商入秦事	38
第 十 一 段	订宵征二女同歌 泛春波扁舟独驾	42
第 十 二 段	天风吹送入花源 佛子扳留住绣岭	45
第 十 三 段	石莲峰巧拾锦溪鸳 水盈盈偷睹仙郎面	49
第 十 四 段	闻琴声隔院觑佳人 和题红投笺考诗赋	54
第 十 五 段	妙婢灯前双遣候 纤蛾月底乍相逢	62
第 十 六 段	莲峰金谷试冰心 盈盈芸窗论诗话	67
第 十 七 段	窃诗画石岫披怀 会巫阳采苹送雨	73
第 十 八 段	石母得书惊问卜 松涛访友远辞家	79
第 十 九 段	深闺临别订鸳盟 孤棹逢秋辞锦水	84

第 二 十 段	山总戎绝亲驰伪札 水散人拷婢得真情	 88
第 二 十 一 段	投合浦云影探亲 困双娥富豪发难	 92
第 二 十 二 段	柳丝设计赚狂且 梅萼避仇入庾岭	 98
第 二 十 三 段	遇舟人松涛入锦水 瞞蝶使水氏寄花笺	 104
第 二 十 四 段	出桃源散人归合浦 泊江堑梅萼会盈盈	 109
第 二 十 五 段	战西秦函关退木客 开东阁幕府赘松涛	 113
第 二 十 六 段	红锦辞牵宦室 明珠飞入龙湫	 119
第 二 十 七 段	赚仙郎暗香吐梅萼 逢魔女欲海涨涟漪	 125
第 二 十 八 段	文鸳侣欢谐七夕巧 绿衣郎柳折一枝新	 133
第 二 十 九 段	辞丹诏不涉宦海 隐桃源共作散仙	 141
第 三 十 段	老僧返锡白前因 水石团圆快万古	 145

第 一 段

驂凤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

荆楚溪山之胜，甲于天下，自昔人文毓秀，史不绝书，而灵异之祥，尤多钟为神女，如：襄王携巫峡之云，交甫获湘皋之佩，嶷山奕奕，泪竹痕鲜；湘水洋洋，凌波袜瘦，息夫人留桃花之洞，王明妃标青史之名。此骚人墨士恒见咏于诗歌，月侶凤俦每寄情于篇什也。

余尝浮洞庭，醉黄鹤，历云梦，过清宫，探赤壁之奇，踞衡峰之顶，四望层峦翠微，缥缈中有一峰，岗峦低蹴，气象郁葱，名曰绣岭。岭之上有寺曰雨花。俯瞰平原，滔滔汨汨回绕于其下者濯锦溪，溪上有村曰赛桃源。居人得水之情，多跨溪为庐，烟火虽不甚广，而疏篱短径，茅舍竹楼，颇极潇洒。

绣岭素居榛莽，有神僧飞锡至此，伐山通径，结茅其上。僧名朗砖。因声得教，喻色为空。半偈点开金藏说法，能令天雨花一口吸尽西江，到岸不须杯渡水。从指头上直悟彻三空、四谛、五蕴、六如；向定慧中都游遍雪窦、云门、宝洲、金界。觑着论风的、论幡的，生挖擦似隔靴搔痒，徒坏指尖；笑那掩关的、面壁的，死懵腾如担石上天，空劳肩膊。将两手分开，慧剑由他枕着，女儿便一脚踢倒净瓶，不愁输却山子，真是珠擎莲叶，颗颗皆圆；月在柳梢，丝丝不挂。

朗砖甫至绣岭，孤锁一龕，蒲团清磬而已。迨后游僧归附日众，大建丛林，一时暮鼓晨钟，遂与山风竞响。其徒拈花令居人将桃核裹泥抛置山上，不数年悉成佳卉。每当春至，则青缠佛

头，红楼山腰，烂若锦绣，香风阵阵，落花如雨，因名其寺曰雨花，而山为绣岭云。居人慕桃源之胜，亦各沿溪绕屋争植夭桃，花蕊一舒，上下交映，繁红零乱，溪流如染，因名其水曰濯锦，而村为赛桃源云。

内有水涵虚者，别号散人，世居粤之合浦。为人汪洋浩瀚，有古叔度风，因时浊淖，携室清氏来隐于此。性嗜佛，与朗砖善。髦而无子，仅生一女，取名盈盈。[盈盈]降生之夕，朗砖方在禅趺趺入定，见有童子骖鸾、仙娥跨凤并翔空际。须臾，骖鸾者东去，跨凤者降于水家中，有红罗一幅堕于朗砖怀内，上书云：

碎汝半块砖，投入千寻碧。

缔我凤鸾交，早飞龙湫锡。

览毕惊悟，深以为异。次日闻散人得生一女，且惊且喜，来与散人作贺。

散人独坐草堂，正在纳闷，见朗砖来，延入坐定。朗砖曰：“闻你夜来得了一颗爱珠，特来贺喜。”散人曰：“是谁说来？你错听了，还有半颗不全哩。”朗砖曰：“我知道了。儿子女儿总是一样，你不要愁闷。”散人曰：“年逾半百，生了个赔钱货，怎教我不闷？”朗砖曰：“自古好女儿反胜过美男子。你不闻木兰女披绣铠往边庭，黄崇嘏换乌纱入翰苑，那都不是挽髻儿穿裙子的么？”散人曰：“便依你说，古来有几个？”朗砖曰：“虽是不多，又道‘生男勿喜，生女勿悲’，怎么连这话也就忘了？且去抱来我看看。”散人将盈盈抱出中堂，朗砖抚之曰：“你们好走得快，把一个难题目送与我做，不知要费我多少气力呢。”散人笑曰：“捣什么鬼？”朗砖曰：“这是我心坎里哑谜，不要你管。有句话嘱咐你：此女非同凡媛，须好生抚养他，日后自有天生佳配，切莫要寻错对头。”散人以为寻常言语，不甚关心。朗砖辞别回寺，亦不留意。

迨后盈盈长至十六岁，生得便体轻清，惠中秀外。藏娇锁

恨，眉将汉月同弯；蝉凤堆鸦，鬓与湘云共扫。朱唇红欲滴，齿比瓠犀；檀口气偏和，香清鸡舌。分擎汉苑，漫夸飞燕身轻；一捻楚宫，不羨小蛮腰细。采莲舟里西子低眉；扳桂月中素娥避席。真个冰肌玉骨，一清无可拟丰神；若论蕙性兰心，二酉犹能探秘笈。魏夫人之书，管夫人之画，谢道蕴之诗，班婕妤之赋，蔡文姬之琴，无技不能，有能必绝。生平所喜，诗词为最。所居园亭池馆，题咏已遍。尝填《满江红》词一阙，以写赛桃源云：

叠嶂层峦，锁着这孤村偌大。潇洒处，清溪几曲，疏林一带。花鸟全无尘俗相，人家咫尺烟霞内。算幽深，何地得如斯？桃源赛。茅屋浅，山房隘；丛竹护，长松盖。听泉鸣空谷，琴横天籁。谁窃元都千树艳，佯将红粉三春债？怕等闲流出赚渔郎，愁难卖。

身旁二婢，一名采苹，一名采绿。采绿年尚幼。采苹小盈盈二岁，丽而知书，盈盈雅爱重之，分虽主婢，情同姊妹。每得佳句，辄令歌以自赏。时散人欲为盈盈相攸，盈盈闻之愁动颜色，偶见庭际落红，私语采苹曰：“女儿身如花片，飘泊随风。幸则飞缀绣帘，不幸则抛堕尘土，青皇难问，含叹如何！”采苹曰：“这件事命好的捡得来，缘慳的推不掉。闻说有个老人家朝着月亮捡书，那些不搭对的想都是他眼昏捡错了。”盈盈失笑。

一日，朗砖闻盈盈工于翰墨，持帖索书。盈盈为书“云外赏”三字。朗砖悬诸普爱轩中，又复丐写绣岭图。隐以花村，围以锦水，幽深清旷，驾辋川而上之。散人持画入寺，朗砖展看，啧啧称美。散人偶然谈及向平之事，因曰：“这山庄内都是些耕烟锄雨之徒，那讨快婿？昨日与寒荆商酌，欲图归计，却又彷徨不定。”朗砖无语，暗自失惊。

及散人去，朗砖矍然曰：“非他提起，几乎忘了一件公案！如今正该是他来的时候了。吾当到彼招致此人，就中略露玄机，指引他一条觉路。”即将盈盈所画绣岭图藏入空囊。

次日，迎散人入寺，集众僧禅堂话别。散人向问：“师欲何往？”朗砖曰：“做和尚的人如孤云出岫，随风舒卷，有什么定向。”众僧有挽锡者，有愿从者。朗砖曰：“你们须各检点自己工夫。老僧不久自图返锡。”因命拈花暂统监院，临行密语之曰：“明年某月日，龙湫有一石生迷棹到此，你须留住，休忘吾言。”言毕，率一小沙弥担囊携钵，飘然而去。

第 二 段

逢密友慷慨谈心 论人情诙谐嘲世

中州望族首称石氏。得姓以来，分支遍于宇宙。其在荆山者多抱负。战国时见知于卞氏，荐诸楚王。王令展其蕴，大奇之，封卞氏为陵阳侯。襄阳米君善其族，罗置幕下，有难致者辄赍金聘之，呼曰翁丈，爱敬无倦容，或抱笏端拜，如对宸扆。人皆以颠目之，米君由是得名。他若将军误认仙子叱成，或授子房之书；或被吕公之指；或淋漓翰墨，易姓陶泓；或岷峨中流，共推砥柱。出处不同，用世亦异，纷纷藉藉，未易更仆数也。

有石岫者，字莲峰。居邻雁岩，学本鸿儒，气宇峥嵘，襟怀磊落。多情多感，恍宋玉之重逢；能酒能诗，俨青莲之再出。荷花输脸色，休猜做南国佳人；玉尺拟丰标，生想杀东邻处子。不幸庭摧椿树，且喜堂茂萱花。虽然芹采泮宫，尚乏丝牵绣幕。伯舅山外山爱之如拱璧，有女翠微，姿态颇媚，屡欲纳生为婿，生坚拒之。山公终不忍置。

生幼与松涛、云影二子同砚，因相友善，遂结金兰。涛字月波，性奇峭，英姿挺拔，有力如虎，饮酒过一石，自号渴虹。影字笼碧，为人轻清淡荡，飘飘有仙致。尤工书，落纸如烟云。妻和氏，小字碧娘，贤而多姿。内父和光为黔中司李，常以书招云，云以道远不应。三子往来甚密，朝花夕月，无日不同游，亦无日不同醉。酣畅时披风抹月，感慨处按剑悲歌。

一日，云、石二子过涛家闲坐叙话。生曰：“余三人鸡窗萤案，风雨连床，居恒磨砺，自信颇坚。异日鹏程万里，未知谁着

先鞭。”云曰：“我视功名十分飘忽，即期不负所学。他日得志，须早寻一红尘不到之处作山中宰相，宁为人所思，勿为世所用。”松曰：“大丈夫得志则为栋为梁，不得志则寻邱问壑。功名成否，直须听诸自然。”向生曰：“你忘了一件要紧事。”生曰：“何事？”松曰：“论你年纪，若是个女娇娃，也是破瓜时候了。这裙带儿底下的事情为何竟不提？”生曰：“这些时到门的不是执柯，便是作伐，我听得好不惹厌，又轮到你来了。”云曰：“闻君渭阳意欲馆甥，你固辞，却是何意？”生曰：“家表姊颇有姿容，予不揣要寻个天下无、月中有的人来作对，那合卺杯中酒断不与寻常脂粉共饮。”松涛抚掌笑云：“这等说要嫁是嫁不成了。”生笑曰：“配非其人，宁甘待字。”松曰：“我看你几时寻得到手。”生曰：“不要你替我愁。宇宙之大，岂无全人？只怕寻见了还不止一个。”云曰：“你不要妄想。一个两个在那里？”生曰：“虽未逢其人，却不可不作此想。”又谓之曰：“你方才说要寻个红尘不到处，我平昔意想中有境界非俗非仙，其间水秀山明，花奇草异，似曾经历之所，每一想着便觉神怡。不知却是何故？”云曰：“这或是梦幻所致。”生曰：“非也。”松曰：“或是你襟怀超旷，有此奇想。”生云：“亦非也。情景历历，惜不能绘。”松谓云曰：“莲峰雅度，尔我实不能及。”生曰：“又胡说了。我是不好奉承的。”松曰：“我松月波可是肯奉承人的？笼碧，你说说看。”

云曰：“月波说得不错。但文人气象本是潇洒，怎奈今人戴了一顶儒冠，装模作样，敛手缩脚，倒弄得不死不活。苏子瞻嘲乡里人与妓筵，真是此辈小影。”松曰：“这还不过是那拘儒样子。更有一等伪谦恭假道学，口内说着仁义道德，心中藏着刀剑水火，如世所称‘蜜尖刀’、‘笑面虎’、‘绵里针’诸美号。阴贼险狠，甚于鬼蜮，即密如相知，亲若手足，无事不以智术相御，多少无知之子误落陷阱！也有计穷势迫，明知被赚，隐忍就欺，总之一堕术中，便如打窗的虫，吞钩的鱼，罹网的鸟，再跳也跳不出，要飞

也飞不去。此辈却揉着肚皮暗称得意。如此等人不知阴司里阎罗老子可也另设一重机械酆都待他否？”云曰：“有，有，待我说个笑话。阎罗巡查地府，见一狱中鬼囚都光赤着身子，哀嚎叫冷，即问判官这是犯何罪孽的，判官说：‘这些人在阳间惯用奸巧骗人，充假老实；又惯趋炎附势，故受此罪。’阎罗叹曰：‘若只如此，又不暴弃绫罗，为何使他赤身受冻？’叫鬼卒带到殿前，各给皮裘一件，众囚皆喜跃叩谢。各人夺了一件披在身上，被鬼卒推倒在地下，打个滚爬起来都变成牛羊猪狗，哀哀叫苦，‘只道大王是好意，原来是假慈悲骗我们的。’阎罗拍案大骂：‘你这群孽畜在阳间骗了人一世，我处你这一遭，尔就叫苦了。’这岂不是款待此辈的么？”三人大笑。生曰：“我们既深恶这两样人，须做个风流洒落的书生，莫堕那宽袍大袖的迂儒；须做抽肝擢胆的真士，莫学那蝇言挹貌的鄙夫。宁使吾辈笑人，莫使人来笑我。”松曰：“畅快！畅快！”复呼酒，与云、石尽欢。

第三段

松月波携酒玩芳菲 石莲峰赏花遇梅柳

朗砖自离绣岭，竟望龙湫而进。一路云山飘渺，烟水苍茫，小鸟呼林，青猿啸树，叹曰：“数十年水色山光，依旧是本来面目。老僧秋霜满鬓，十分惭愧溪山也。”既至其地，即认定石生，遂觅一所茅庵住下；喜曰：“明珠在握，老僧不负此行。我欲完我因中幻，他更有他幻里因。这一回傀儡登场，待老僧提清线索，搬演他一本佳人才子的风月奇传。知音者不要道异夸新，充耳者也不要眼瞅口唾。大众观场不须性急，只刹那顷，锣鼓便敲将来也。”

时值春季。一日，石生晓起过云影家。云问：“今日为何起得这等早？”生曰：“不识何故，昨晚一夜不曾合眼，等不得天亮起来，没情没趣，到你这里来走走。”方言时，松涛亦至。云曰：“好心齐，我又不请你吃早酒。”松曰：“今日的请帖不劳你发，有个现成东道了。”生问：“谁是主人？”松曰：“昨闻郊外召我园万花齐放，动了游兴，特来相邀。小奚挈榼等在门外。莲峰好凑趣，不约而同。”云曰：“他说晚上睡不着，想是有些心事，此东倒也恰当。”松曰：“这后生伤春了，我替你解闷。”言毕，便教出门。云曰：“大清早空着肚子游春，我不吃空心酒。等收拾早饭吃了去。”松曰：“好婆文！早饭有处吃，包不饿坏你。”

三人携手同行。将及里许，进一条小巷，弯环屈曲。生曰：“这所在从不曾走过。”望见临了一家，朱扉外绕着绿水，粉墙头罩着红杏。庭内一架秋千彩索随风飘荡。行到门外，松、云忽立

住，生问：“这是谁家？”云曰：“这是青楼论痴院。里面有两个姊妹：一名柳丝，一名梅萼。姿容妙丽，兼有才情。追欢选胜，少不得他二人。进去招他们同走。”

说犹未了，这院内有个小厮，名唤扶芳，开门出来，见了松、云是来过认得的，便叫：“松相公们，怎么不请进里面去？”松问：“梅姑娘合柳姑娘都起来梳头没有？”扶芳云：“到这时候，绝早起来妆扮，两个同出门去了。”松曰：“胡说。黑早往哪里去？”扶芳云：“我敢骗相公？铁哥儿管着房门哩！”云曰：“不依我，掉下早饭了。”鶺鴒听见，也出来说：“相公怎么都站在门外说话？他姊妹两个委实才出去耍子去了。早来一步，敢还看得见。”看见石生，定着眼，嘴里轻轻念道：“好个俏模样儿！”松指云曰：“都是你打房门旋，耽搁工夫误了事。”云曰：“走罢，好扫兴！”松曰：“莲峰出兵不利，头一次就劫了个空营。”生曰：“兵法捣虚，云胡不利？”

既到园中，见亭台错落，花木参差，虚楼下回抱虚廊，曲径傍周遭曲槛。芳池碧沼，行来却借小桥通；锦幃翠屏，到处齐将香坞绕。和风吹片片，扶不起架上荼蘼；晴日照融融，开遍了栏边芍药。千岁桃，三眠柳，傍绿偎红；君子竹，美人蕉，交枝接叶。风流草，帝凌霄，提木笔书天；富贵花，王含笑，赌金钱匝地。杜鹃放而倩女魂销，海棠开而玉环梦醒。莺声燕剪，自在清歌；蝶乱蜂狂，天然妙舞。似季伦之梓泽，较胜芳菲；类摩诘之辋川，更饶浓艳。

方在玩赏，忽有一蝶彩衣翩跹舞入花林。生持扇逐之。转入花屏后，见一女子在池边照影，手整云鬟，即便立住。其女抬头看见石生带着笑脸，便与生拱拱手。生暗忖：必是院中所访之人。回到花亭上，向松云：“你方才要劫营，这园中有个烟花将埋伏在乱香深处，快去擒来！”松曰：“待我去看。”

趋入后边，见是柳丝，喜曰：“躲得好，却被俊眼瞧破。”柳曰：“刚见一小后生是那个？”松曰：“就是我时常说的三盟弟。”柳

云：“哦，这就是石三郎么？”松云：“如何？”柳丝点点头。松问：“怎么只有你一个在这里？梅丫头呢？”柳曰：“轻嘴！”松曰：“重了怕压坏他。他在那里？”柳曰：“起来得早了些，到这里和他斗了一回草，在夜合花下靠着太湖石打盹哩。”

松涛悄悄走到跟前，见梅萼淡妆雅态，倦倚湖山，绰是媚人。轻轻闪在背后，取一草心，掉过手向粉鼻内微微一旋，梅萼猛地一个喷嚏，柳丝拍手大笑。梅云：“我怎么竟睡着了？不叫我声，倒来调弄人。”柳云：“倒是我调弄你，让我赌咒，调弄你做你家孙儿。”松涛跃出来扑柳丝，梅惊云：“是几时来的？悄没声吓我一跳。”松云：“家里闲着被窝，躲在这里睡觉，要我们寻不着。”柳云：“他们说的石三郎今日也在前面。”梅云：“我正要物色物色他。”松曰：“今日邀他来看花，有个薄东摆在亭子上，屈你二人坐坐。”梅云：“菖蒲花难得开的，怎好叨扰？”

二人转到亭上。松向生云：“你教擒一个，我擒了一对来了。”云曰：“方才到你家撒了个空网，好不没趣，谁知你们先在这里等了。”指生向梅、柳云：“这就是盟弟石莲峰。”梅觑生云：“月车郎不期而遇，没有带得果儿来，怎好？”石生初傍温柔，不禁二妓低鬟偷觑，反觉羞涩无语。松曰：“莲峰放老气些，抬起头来，索性让他们看个饱。”生曰：“花魁在前，自觉形秽。”二女含笑。

酒过数巡，云曰：“座中冷落，等我行一令。”松曰：“且慢，先让我行个流星赶月，大家吃几杯，再让你来。”生曰：“阻他的令，先罚一杯。”松曰：“该罚。”即举大杯自斟。云夺住曰：“好便宜，我倒恕你，就依你行。”遂将酒斟齐，连饮数巡，杯到梅萼，梅云：“这个急三枪来不得了。”松涛催起板来，梅云：“让过这一杯罢。”松曰：“不能。”梅立起，持酒向生云：“石相公借一杯。”生方欲接，松涛隔住云：“莲峰不害羞，谁敢借？”柳云：“不过一杯酒，受人挟制，就干了罢，要醉也用醉，说不得。”云曰：“还是你爽快。”梅萼一饮而尽云：“松相公好狠。”柳云：“你这样重他，他背地里叫得你

好听哩。”梅曰：“由他呼牛也得，呼马也得。”松曰：“不错。一般都是被人骑。”云曰：“马背不如牛背稳。”梅曰：“云相公，你也看他的样。”

生曰：“笼碧好起令了。”云曰：“我的令要古诗一句，内带筵上一物，又要合着园中时景，行遍了搜令饮酒。”松曰：“就来。只是要认定一物，然后念出诗来，不许诗兼二物，也不许诗异物同。”生曰：“这个自然。”松曰：“还有句话，不论诗词歌曲。”云曰：“这却不能。”柳曰：“让他些罢。”松曰：“还是你宽。起令的先来，要顺行，第一是莲峰，我收令。”梅曰：“石相公底下是我。”云曰：“莲峰快哉！”松大笑。柳曰：“开口惯教人捉错。”梅曰：“我是无心的。”松顾柳曰：“你倒在我的上面。”云、石亦大笑。

梅曰：“不要搅场，又阻住令了。”云曰：“我先认了鸡。”松曰：“诗来。”云曰：“杏花啜喋青头鸡。”松曰：“先错起，这偏是只白母鸡，怎么说他青头？罚了一杯，我替你说个‘翠羽花冠碧树鸡’。”生曰：“我认的酒，‘红白低枝拂酒杯’。”松曰：“石相公底下的来。”梅曰：“到我了，怎么处？筵上有的寻不着诗，诗上有的又合不着景。”柳曰：“我教你认了鱼，这鱼很肥。”梅曰：“我就认了鱼，‘桃花流水鳊鱼肥’。”松、云齐向柳曰：“多嘴！该罚不该罚？”柳曰：“罚则不甘，要我吃就吃一杯罢了。”饮毕曰：“我认了燕窝，‘燕蹴飞花落舞筵’。”松曰：“好吃的都抢去了，这一味猪舌没人睬他，其名不雅驯，斯文难言之，我偏认了他。”柳曰：“诗来。”松曰：“没有诗，《战国策》一句‘舌在足矣’。”合座大笑。柳曰：“这舌是什么舌？”梅曰：“还是你口里的，还是这盘内的？”松曰：“倒是你的长舌。”向云、石曰：“我不过少个‘猪’字。”指柳云：“他方才那窝儿也藏在底下。”柳曰：“你单找着我。”云曰：“若罚酒，就便宜了他，只要他说过，我们且吃个冷落杯。”松曰：“这一句不作数，方才的‘翠羽花冠碧树鸡’难道也算不得？”柳曰：“不许诗异物同是谁说来？”生笑曰：“真真为法自毙。”松曰：“不要忙，待我看看，鸡鸣

了，鸭还睡着，换他句《西厢》，‘嫩绿池塘藏睡鸭’。”梅曰：“这一句倒换得好。”松向二女曰：“令完了，把衣带放松些，让他这青头鸡好搜。”柳曰：“你也该说够了。”云曰：“我诗中暗藏一种名花，一样颜色，梅姊的有名无色，柳姊的无色无名。”指松云：“你的有色无花，莲峰花名不见，颜色又重。”大家照令饮酒。松曰：“你这‘青’字是单咏鸡头的，与杏花无涉，这鸡头便让你唆了，也该吃一杯。”

众各饮毕，起行花下，生顾二女曰：“人面与花容竞媚，使人应接不暇。”梅曰：“此花艳，惊郎醉目也。”柳丝折取玉楼子一枝，笑向石生索咏，生转让松、云，松曰：“不要推人，辜了他来意。”遂令小奚展笺，石生迅笔书成一律：

半若琼瑶半若矾，古今人见辨分难。

三春香散风情好，五夜光浮月色寒。

玉树无尘诚可爱，雪英有影最堪看。

几回独倚阑干外，疑是枝头带佩珊。

诗成，二女相对色喜，持酒斟杯进生曰：“诗凌元白，字压钟王，夙慕锦心绣口，果然名下不虚。”生接杯曰：“兴来书自圣，醉后语尤颠。不要见笑。”云曰：“昔日李供奉沉香亭醉后赋诗，帝使太真捧砚，为千古文人艳羡。今日召我园石莲峰得句，微幸二美捧觞，可续前人佳话。”松曰：“局面虽像，只可惜这诗是吃了李太白的尾子骨做的，有些屁气。”众皆大笑。生曰：“阉奴晓得什么？快替我脱靴！”

谐谑半晌，复将酒肴移近花下，席地而坐，追欢竟日。忽暮云冉冉，细雨空濛，遂一同携手出园。

第 四 段

柳丝悲寄长歌 石生情感二妓

众既出园，松涛令小奚先回，三子带余醺复入论痴院。二女引入一小阁内。生见碧槛红窗，绣帘罗幌，正中太湖石春台，两旁湘妃竹交椅，上面挂一幅吴绫裱的米家山水，左右衬一副金花笺蕉叶对联，书云：

直把春偿酒，
都将命乞花。

生顾云曰：“这是你的字？”云曰：“呈丑，呈丑。”又见香几上画屏闲整，铜炉内煮一缕青螺甲，胆瓶中浸一枝剪春罗，旁有一座花梨架，内列楸枰、册页、管弦、檀板诸物。生就坐。鸩儿出云：“从早直玩到这时候才来，相公们是那里遇见他姊妹？”松曰：“他们会躲，我们也会寻，怕遇他不着？早上便宜了你家一餐早饭，如今来补数了。”鸩儿指生问云：“这位相公贵姓？从没有来过。”梅曰：“是石相公。”鸩儿想一想云：“莫不是山老爷的亲么？石相公贵客光顾，不曾备得什么东西相待，怎好？”云曰：“别的一点不要，口干了，快些取茶来。”鸩儿连声说：“有，有，我去叫妮子们送来。”

不一时，出茶啜毕，梅、柳高燃红烛，复令小鬟行酒。松曰：“今日想有个酒鬼寻替身了。”柳曰：“酒鬼若寻着你，渴虹还想出世？”松曰：“如此花浓酒酺，那得不死？”云影将瓶花移近梅萼曰：“眼前一三字联，谁能解？谁能对？”松曰：“可是‘花对花’么？”云曰：“然。”生曰：“我们今日岂不是‘酒寻酒’？”众皆服其敏捷。

生向二女云：“日间赏名花，对倾国，未及一聆清音。且喜红